

編者按：「少年一代對雙十國慶的認識和感想」（座談會紀錄，刊第三版），介紹了幾位廿歲以下的少年對國慶的看法。

「雙十筆談會」則反映出廿歲以上的一代，對這個節日的觀感。

參加這個筆談會的是小思、圓圓、岑逸飛、黃子程、杜杜、李國威、陳任、披圖氏、古蒼梧、陳特、戴天、胡菊人、梁寶耳，他們或是本報的讀者，或是本報的作者，或是本報的老朋友。

他們之中，有大學生、教師、文化工作者。他們的年齡在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。

他們或用隨筆，或用論說、或用詩體，寫出他們對雙十國慶的懷念、感想。

他們的筆談，分別刊在本版及第六、九、十各版。

在這個變動的時代中，比較一下不同年代的中國人，對同一事物的看法的異同，這是本報舉辦這次座談會和筆談會的用意所在。

破壞・建設

小思

一向，我喜歡讀中國近代史。有時，也執筆寫寫介紹革命事蹟的小文。可是，自從中共文化大革命、和香港五月暴動以後，我便絕少提及革命、烈士、愛國等名詞，這只因為它們都被污蔑了！

想當年，國族正在風雨飄搖中，一羣志士深深了解「國之不保，何以為家」的道理，於是，拋家捨命，朝着一救國救種」的大目標跑。他們也扔炸彈、也搞革命，但始終沒有離開過這目標。有些用腦汁、有些用自己的鮮血，為歷時二十多年的革命史、添上一頁又一頁。終於，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，滿清總算推翻了，中華民國建立，似乎，閉幕。我們會不一次的為這個日子歡呼，我們會不一次的感謝志士們賜予中國新生命，但回首六十年家國，我們也不只一次的哀痛，因為：中國從一九一一年開始，就由一個悲劇跑進另一個悲劇中。

其實，國父孫逸仙先生早就看清楚，只求破壞與摧毀，是往另一悲劇裏鑽的重要關鍵，因此，他苦口婆心地向國人提醒：「先有了一種建設的計劃，然後去做破壞的事，這就是革命的意義。」但可惜，破壞總是輕而易舉，而建設卻行之維艱，如此，人們便全向輕易的路上擠，建設反而留下一片空白

。這樣一來，當舊的東西被破壞以後，因為沒有新建設填補上去，突然間，便出現空檔，凌空那能起架？於是，站不穩的悲劇就無可避免了。

現代，是個反叛的年代。「從事破壞」倒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。許多人都不放過「破壞」的機會，希望憑着「破壞」證明自己的確幹了點「事」，但回頭看看五十八年來的中國遭遇，我們委實該冷靜的想想，我們還欠幹什麼？沒有建設計劃之前，徒然破壞，便換來了中華民族的病骨支離，無數同胞顛沛饑寒、血淚和流，不盡的遊子翹首北望，老死他鄉，這教訓還不夠慘痛麼？

際此國慶紀念，在慶祝之餘，讓我們翻開「孫文學說」，看孫先生對國人忽視「建設」的嗟歎吧！

「……多不知此為必要之事，遂放棄責任，失卻天職，致使革命事業，只能收破壞之功，而不能成建設之業，故其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也。悲乎！」

如果，我們還年青，我們還愛國，就在今天北向哭罷，拭乾眼淚，努力建設——首先建立自己；包括學問、思想、品格，再求建立新制度、新秩序。

破壞是很容易的，我們不必急着去幹，沒有正確目標而破壞，更是愚笨得可以的行為。

就為祖國留一把精良種子吧！珍重，珍重！